

LISH

21世纪多维英语规划教材

大学英语 人文通识读本

张舍茹 陆道夫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EDUCATION OF
COLLEGE ENGLISH

21世纪多维英语规划教材

大学英语 人文通识读本

张舍茹 陆道夫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ENGLISH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英语人文通识读本 / 张舍茹, 陆道夫编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81135 - 434 - 8

I. ①大… II. ①张…②陆… III. ①英语—阅读教学—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H319.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2488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责任编辑: 杜小陆 武晓燕
责任校对: 郑晓玲

排 版: 弓设计工作室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88 千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6.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人文学科能拯救我们吗？

（代序）

文学批评的领袖人物为何竟质疑人文学科的价值？谁站出来为人文学科辩护？中国语境里，隔岸观火还是心有戚戚焉？

2009年9月，哈佛大学在新学期开学之初宣布，对在本科教育中施行了30年的“核心课程”进行重大调整，出台了最新的通识教育方案，并且在2009级本科生中推广实行。哈佛（本科生）学院院长称之为“适应新世纪的一个崭新的培养方案”。

哈佛最新的通识教育分为8个大的学术类别：“美学与阐释性理解”、“文化与信仰”、“经验与数学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的科学”、“物质宇宙的科学”、“国际社会”及“世界中的美国”。每个大的类别提供数门乃至数十门课程供学生选修。

一般来说，通识教育要求每个学生必须从每一个类别中至少选择一门课。他们既可以每学期选修一门（8个学期选修8门课），也可以自由选择时间，在毕业之前修完8门课，达到学校对通识教育所提出的毕业要求就行。

“通识教育”并非只有人文学科，但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改革领导小组”在强调此次改革的重要性时却单单点出了人文学科：“我们认为，人文教育并非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是通向现实生活的一座桥梁。”

实际上，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回应，其背后藏着两年间美国知识界的一场重要争论。

人文学科，“有用”还是“无用”？

西方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除宗教的因素外，最初应缘起于人文学

科。欧美高等教育最初的发展,注重的是学习和研究文学、哲学、历史与艺术。这样一种教育理念,对于很多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来说,特别是对于众多四年制的人文学院来说,已经沿袭了上百年甚至数百年。

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趋发达,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作用乃至人文教育本身,一再受到大学内外人士的质疑。如果说自然科学及日后勃兴的社会科学存在的理由可以使人一目了然,那么,往往被视为高雅、思辨、智慧的艺术与人文学科,有无正当的生存理由却仿佛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事。

在人们越来越喜欢用“有用”与“无用”作为衡量一切之标准的语境下,人文学科的课程及研究已经从过去大学的主体地位明显退居二线,甚至其生存的理由都需要加以解释和说明。如此一来,反对人文学科和为人文学科辩护这样两种声音,凸显的就不仅是两种教育态度,而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长期以来,两种声音此消彼长,争议不断。

最近的一次争论,源自美国著名学者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什现年71岁,一生都从事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成就卓著,不仅是在整个西方人文学术界具有崇高声誉的文学批评家、人文学者,还是一位法学教授和积极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曾任教于美国多所知名大学,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杜克大学等。

近年来,费什在《纽约时报》网站开办的博客,成为浏览人数较多的学者博客之一,在美国民众中有较大影响。费什著述很多,最近的著作就是论述高等教育的《在你的时代拯救世界》。

2008年1月6日,费什在博客上发表了《人文学科能拯救我们吗?》(*Will the Humanities Save Us?*)一文,针对一份报告和一本新书,着重谈了人文学科的作用与价值问题。

文章中提到的报告,是当时纽约州高等教育委员会刚刚出台的一份涉猎广泛的报告。费什注意到,这份论述高等教育的报告几乎没有提到艺术与人文学科。而在随后对这个报告的众多评论中,人们有一个几乎一致同意的观点:“艺术与人文学科总是最不容易得到资助的。”

对这样一个令人文学者不悦的事实,有着多种多样的解释。有人指责



说，现在缺失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里，学问的优先目的是要提升个体成为“一个人”。有人抨击当下的大学，一心只想“筹措资金”，而忘记了其责任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公民”。有人则谁也不抱怨，却幸灾乐祸地说，报告就该如此，因为“如果诗人能够发明一种疫苗或者发明一种全球 500 强企业愿意生产的有形物质，那我愿意撤回我的评论”。

接着，费什谈到了耶鲁大学法律教授、法学院前院长安东尼·科隆曼的最新著作《教育的终结：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放弃了人生的意义？》。科隆曼声称，过去，“一所高校，首先是培养品性的地方，是培育智识与道德修养习惯的地方，这两者的目的是要使一个人能够过上最好的人生”。而现如今，科学、技术以及名利已经成为了种种障碍，妨碍人们去过一种有意义的人生。

科隆曼提出，如果“想要在一个庞大却空洞的力量的时代寻找意义”，就必须转向人文学科，因为唯有人文学科才能帮我们去解决迫在眉睫的“生活的意义何在的问题”。在他看来，人文学科总是呈现给学生“一系列的文本，它们以无与伦比的力量，针对上述问题提供了诸多强有力的答案”。

一言以蔽之，科隆曼的观点非常明确，只有人文学科能够解决“我们当下所面临的精神危机”。

费什对科隆曼所提出的观点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说，科隆曼的观点“听上去很棒，但我还是有疑问。它（人文学科）是否真的就是那样起作用的？人文学科真的就高贵吗？就此而言，人文学科，或者其他的学术研究领域，是否有责任拯救我们？”

费什的观点同样非常明确：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

“现世的人文主义（也就是过时的人文主义）的前提是，那些经久不衰的文学、哲学与历史作品中所描绘的行动与思维的例子，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努力赶超的欲望。”因此，人们在阅读了狄更斯的《双城记》后，会钦佩卡尔顿代朋友去死的无私行为，在感动之余，愿意在未来为他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幸福。当读者在惊恐不安中看完浮士德出卖灵魂的故事后，再也不会愿意去出卖自己的灵魂了。

然而在费什看来,“上述观念很好,却鲜见有证据支持它,相反倒是有大量的证据在反对它”。

他认为,“上述观点如果属实,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最慷慨大方、最富忍耐力、心地最善良、最为诚实的人必定是文学系与哲学系的成员,因为他们每天的每时每刻都在阅读伟大的书籍(见本书附录二)与伟大的思想,但作为一直待在那里(长达45年)的一页,我可以告诉你们,事实并非如此。文学系与哲学系的师生并不学习如何变得善良与聪慧,他们学习的是如何分析文学所达到的种种效果、如何甄别知识的基本原理那些不同的说法而已”。

费什指出:“科隆曼说,他所推荐的文本都与人生的意义有关,然而,那些学习了这些文本的人们在离开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全新意义的人生,而不过是具有一种新近扩充了的学科知识而已。”

“我相信,这才是事实的真相。文学系与哲学系的教师胜任的是一门科目而不是一个神职。拯救我们不关人文学科的事,它们不过是给一个州或者一所大学带来收益罢了。那么,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什么都不做,如果‘做’点什么就意味着要在世界上带来一些效果的话。如果他们不给世界带来任何效果的话,那么,除了他们能够给欣赏他们的人带来的那分愉悦之外,就没有别的正当理由了。”

“至于‘人文学科有何用处?’的问题,唯一诚实的答案就是,怎么看都是毫无用处。而这样的答案带给这门科目的是一分荣耀。合法性赋予某种行为的价值,毕竟是来自行为表现之外的视角。人文学科的益处就在自身。”费什最后写道。

数天后,费什又发表了长文《人文学科的用途》,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点。

他首先修正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他在前文中讨论的是人文学科的“研究”而非人文学科的“产品”本身,即他想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文学、哲学与历史作品本身有无价值,而是文学、哲学与历史的研究分析有无价值”的问题。“当我说人文学科怎么看都毫无用处的时候,我讨论的是人文学科的系部,而不是在说诗人、哲学家,以及他们能否对这个世界以及

读者产生影响。”费什说。

其次，通常人们在为人文学科研究的价值做辩护的时候会说，学习文学、哲学与历史能够锻炼人们的批评式思维能力。费什对此提出了严重质疑。他声称，这话无异于一个空洞的口号，批评式思维与思维有何区别？“批评式”思维中的这个形容词是否是多余的？什么是“非批评式”的思维？如果说批评式思维需要通过文学课、哲学课及历史课获得，那么，在别的地方不是同样可以获得这种能力吗？比如，谁说听广播、看电视、听布道就不能获得批评式思维的能力呢？

费什的两篇评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代表了现实生活中更为流行的一类观点，更在于他对人文学科的质疑具有极大的反讽意味：作为终生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文学者质疑人文学科的价值，这种“反戈一击”不仅从一个方面否定了自己的一生，更是在人文学科内部搅乱了一池春水，“杀伤力”巨大。

来自斯坦福的回答

时间跨过了一年。2009年2月11日，斯坦福大学的10位著名人文学者，应校报《斯坦福报道》的记者之约，不仅专门针对费什的观点作出正面回应，而且他们还谈了如何看待艺术与人文学科的未来、21世纪的艺术与人文学科——在大学的语境中——该如何进行革新等问题。

这些接受采访的斯坦福学者的研究领域大都是英语、文学、音乐、艺术与历史等。总体而言，这些人文学者的回应虽然是片段式的，但都旗帜鲜明，大体可以综述为如下方面：

第一，所有学者都对费什的观点持明确的反对态度。他们认为，费什的观点是“狭隘的”和“有局限性的”，其立场来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的世界观——而他是在那个时期接受教育，并在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音乐教授斯蒂芬·辛顿说，若是超越费什成长的那个年代的学术圈去回顾世界，“不难看到人文学科是怎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历史”。他特别强调说：“人文学科或许不能拯救我们，一如费什所说，但若没有人文学科，我们一定会迷失方向。”

第二,针对人文学科少有社会价值、只有愉悦的问题,一些学者明确指出,人文学科的确赋予人以愉悦感,但认为人文学科只有愉悦,则显然低估了人文学科的价值。美国艺术与文化学教授、斯坦福艺术创新研究院院长布莱恩·沃尔夫说:“人文学科鼓励各种思维方式,这不是那些硬性的规定所能界定的……它是关于世界的思维方式。而这一点,应该置于一所一流大学的教育的核心地带。”历史学教授戈登·张表示:“人文学科不能被降低到唯有我们直观所能看到与理解的是否有用、是否能够直接改变世界的地步。”

第三,费什在文章中实际上提供了两种可能性,即人文学科要么意味着“拯救我们”,要么就意味着“怎么看都毫无用处”,而他持后一种观点。英语教授安德烈·朗斯福德认为,这样对立的二分法并无必要,或者说也不够聪慧。她认为,“人文学科既‘有益于自身’,也能给‘世界上带来效果’,比如费什本人就谈到了人文学科的效果之一——来自出众之美的分完全的喜悦感”。针对人文学科能否“拯救我们”的问题,比较文学教授罗素·伯曼强调指出,人文学科无疑教给我们的是“各种能力——理解与阐释、评价与欣赏、辩论与同意、言说与写作,当然还有思想的愉悦”,“人文学科中的这些课程设置能够培养学生的上述能力,而你很难说这是世界上一种无足轻重的效果”。

有关人文学科的争论,可能一时、也许永远都无法取得共识。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在针对通识教育改革方案所作的讲话中称,教育不是一个把各种事实塞满大脑的过程,对于大学的本科教育来说,“冲破头脑中现实的束缚”至关重要。

哈佛重新诠释通识教育中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或许是一种启示。是的,人文学科可能无法拯救我们,但至少我们应该确信:人文教育并非与现实生活相脱节,而是通向现实生活的一座桥梁。

郭英剑

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 言

近年来，人文通识教育在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受到高度的重视，显示出人们对当下高等教育侧重专门教育、忽略基本素养和广博视野的弊端开始进行深刻反思的态势。反观我国当代的各类教育，每每面临人文通识教育缺失的问题。

一般来说，人文通识教育包括文、史、哲、艺术等四个领域的内容。文学艺术使人发现美，给人以美的感受；历史使人明智，给人以智慧；哲学使人思辨，给人以深邃理性的思维。人文通识教育肩负着教导学生塑造完美人格、传承优秀文化的重要历史使命，其首要目标在于形塑性格，造就伦理，培养教化，培养慎思明辨的能力，塑造能够通达古今，能够感受真、善、美，富有文艺涵养和人文精神的健全人格，从而能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谈起人文通识教育，不能不提到美国。因为，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有悠久的历史，历经演进和变革，对世界各国的各类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3年，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詹姆士·科南特（James B. Conant）任命了分别来自文学院、理学院和教育学院的13位专家教授，组成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之目标”。1945年，该委员会发表了《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al Free Society*）报告书，即美国高等教育史上著名的《红书》（*The Red Book*）。该书反映了哈佛大学实施通识教育计划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构想，揭开了哈佛大学全面实施通识教育的序幕。1949年3月，哈佛大学正式实施《红书》所提出的通识教育计划。

经过五年的尝试，哈佛大学于1951年正式推行通识教育计划。按照

通识教育计划的规定，一、二年级的学生要从自己所在系中选修6门专业课，再从人文、社会、自然三大类别的通识教育课程中各选一门，从其他系的课程中至少要选3门课程；一、二年级没有修过通识教育课程的学生，不得选修三、四年级的通识教育课程；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学生可以选修一部分三、四年级的通识教育课程，但考试的要求有所不同；学生不得选修属于同一考试组的两门课程。可以看出，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得很紧密，而且先后有序，互相衔接。

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包括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道德思维、数量思维、科学与社会分析等。文学艺术类课程通过让学生了解人类一些重要的文学和艺术成就，旨在培养学生理解人类对生活经验的艺术性的表达；历史类课程通过让学生学习和研究历史学，使学生历史地认识当代世界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外国文化类课程以一定的问题为中心，联系不同国家的历史、宗教、伦理、文化和社会制度，以扩大学生的文化视野，让学生了解重要的和具有特色的外国文化，并对本国文化传统产生新的见解；道德伦理和社会分析类课程通过让学生了解重要的道德传统和观念，掌握一些研究社会科学的主要方法，培养学生具有对当今社会中个人和社会生活各个主要方面进行系统思考的能力；科学类课程使学生通过学习科学知识，对物理科学、生物科学和行为科学有概括的了解，并学会处理科学资料和掌握观察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科学方法。哈佛大学强调的通识教育其实就是一种素质教育。哈佛大学是绝对不会让一个大学生去学企业管理课程的，在他们看来，那是糟蹋人才的不健康状况。企业管理课程应该是有一定企业管理经验，甚至是那些已经坐到副总位置上想更上一层楼的人士来读。

在当今信息技术日益发达、全球化和国际化愈益加强的时代，通识教育的范畴也相应的得到了拓宽。美国的很多大学在哈佛大学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将信息技术应用、外语、多元文化等通识教育囊括其中，在通识教育中融入了跨学科、跨文化教育的理念，更加注重通识教育的整合性、目的性和确定性。例如，洛杉矶加州大学的通识教育就包括了普通知识、整合学习、公民教育、文化多样性、经典原著学习、智能教育等。斯坦福大

ENGL

学的核心课程包括人文概论计划、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工程科学与数学领域、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世界文化、美国文化和性别研究等领域；波士顿学院的核心课程涉及艺术、历史、文学、写作、数学、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神学、多元文化 10 个方面；麻省理工学院的要求则是核心科学课程，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课程，限制性的理工选修课程和实验室工作。

西方有哲学家认为，人类通常有两种知识：“to know that”和“to know how”。学术界讨论的大多是“to know that”，而不是“to know how”。通识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让人们在很多地方去搞清楚“to know how”。很显然，如果没有深厚的人文通识作为基础，那么，人们的素质教育就无法得以发展；如果素质教育得不到提高和发展，那么，社会资本、文化能力和伦理智慧也就无法发展。正如哈佛大学东亚系杜维明教授所指出的：专业性的技术教育“只是变成基于科学技术对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培养，而不能进入到对才能和智慧的提升，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国学大师钱穆说过，历史即文化，文化亦即历史，有历史才会有文化，有了文化就会有历史。然而，在文化视野和人文通识日渐狭隘，乏陈可善的当下，仍然有许多人还认为学哲学无用，学文学无用，学文科无用。实际上，文化本来就无谓有用无用之分，它只是人们精神领域的后花园。有了这个后花园，人们至少可以不时地抬头仰望星空，回眸历史，静静地思考一些深远而恒久的问题，进而了解已故伟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思想，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作出比对。唯如此，生命或会显得厚重些，灵魂或许得以净化，人生或许获得大智慧，就此意义而言，《大学英语人文通识读本》一书的出版不可谓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沈素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

前 言

《大学英语人文通识读本》是北京印刷学院承担的北京市教委面上科研项目“生产性双语现象”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SM2010105006）的前期成果。“生产性双语现象”是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高一虹女士以中国学生为研究对象，以“最佳外语学习者”调查为实证依据而得出的理论，也即“ $1+1>2$ ”的外语学习模式。这里的“1”，代表一种语言文化的认同，其生产性关系可以表示为“ $1+1>2$ ”，亦即母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双方互动而产生的一种相互增长、相得益彰的增值效果。依据该理论，我们不难理解，外语学习者的母语与目标语文化的理解和互动，必然会使外语学习者的整体潜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高一虹提出的“生产性双语现象”理论，与教育部新实施的新型外语教学模式的宗旨相吻合：大学英语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语言学习了解外部世界，提高文化修养，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高一虹认为，学外语要关心与外语相关的文化。换句话说，外语学习者不能只识“文字”而不懂“文义”。因为语言学习的规律告诉我们，语言只是框架，文化才是其填充物，语言教学是语言框架和文化内容的有机集合，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正因如此，外语教学应该涵盖母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母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之间的互动，对任何一名外语学习者都会产生一种驱动作用。由于汉语与英语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汉语、英语又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语系和渊源，汉英语言结构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中西文化各自的特性，两种语言文化的不对等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导致语言机制的不对等，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理解目标语文化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会与母语文化进行比较。从心理语言学的视角来看，外语学习者对母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认同与互动，无疑能激发起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兴趣，使外语学习者不仅能够获得语言能力，而且在语言学习中获得了文化的交际能力、思维能力、分析能力乃至批判能力，对外语学习者的人格成长和个性塑造都能产生积极的提升作用。不难看出，高一虹的这一理论旨在强调英语学习中目标语文化导入与渗透的

重要性。作为一个中国本土英语的教育者，高一虹提出的这一理论更加符合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实际情况，对中国目前的各类英语教学都有所指导、有所启迪、有所借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关该理论的实证研究尚有待于国内学者和一线英语教师们广泛的深入研究。《大学英语人文通识读本》作为“生产性双语现象”实证研究的前期研究，试图为当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带来一种“文化之桥”的牵引力作用。

《大学英语人文通识读本》分为“人文通识篇”、“文化礼仪篇”、“文化词汇篇”三大模块，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勾连，不仅涵盖了英、美、澳、新、加五国在地理概貌、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动态、文化教育、体育娱乐、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等各方面的人文知识，而且包含了希腊神话、圣经文化、欧美等文学名著中出现的文化词汇，如习惯用语、成语、歇后语、谚语、格言的文化掌故和背景溯源。了解、学习并掌握这些人文通识，有利于扭转我国当下英语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证书驱动型学习和语言工具型训练的流弊，有利于我国外语学习者明辨由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和文化误解，从而避免那种怀揣各种英语考试等级证书，却难以和外国人进行得体、有效的文化沟通的尴尬局面。

《大学英语人文通识读本》适用于大学英语教学和英语专业的选修课程，对各类英语学习者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衷心期望本书读者不要仅仅满足于单纯的知识积累，而应以本书提供的“进一步阅读书目”为人文通识线索，进一步作纵深层面上的拓展阅读。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并吸收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主要参考文献已附录书后，恕不一一列出，谨致谢忱。丰富的网络资源如维基百科、百度百科等也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沈素萍博士在百忙之中欣然为本书作序。

限于学识，书中一定有不少疏漏之处，诚盼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0年3月于北京

**GENERAL EDUCATION OF
THE HUMANITIES FOR COLLEGE ENGLISH**

•
•
•
•
•
•
•

ENG

目录

001 人文学科能拯救我们吗? (代序)

001 序 言

001 前 言

人文通识篇

002	第一章	英 国
002	第一节	国情民况
006	第二节	历史事件
013	第三节	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
019	第四节	文教娱乐
028	第五节	文学名家名著
034	第六节	杰出科学家
037	第七节	名胜古迹
043	第八节	节日庆典
049	第二章	美 国
049	第一节	国情民况
057	第二节	历史事件
068	第三节	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
077	第四节	文教娱乐
092	第五节	文学名家名著
098	第六节	杰出科学家
101	第七节	名胜古迹
109	第八节	节日庆典

GENERAL EDUCATION
THE HUMANITIES FO

118	第三章	加、澳、新三国概况
118	第一节	加拿大
134	第二节	澳大利亚
146	第三节	新西兰

160	第四章	西方社会文化思潮
160	第一节	人文主义思潮
164	第二节	古典主义思潮
165	第三节	启蒙主义思潮
166	第四节	浪漫主义思潮
168	第五节	批判现实主义思潮
169	第六节	超现实主义思潮
172	第七节	存在主义思潮
174	第八节	弗洛伊德主义思潮
175	第九节	女权主义思潮
178	第十节	结构主义思潮
180	第十一节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183	第十二节	当代自由主义思潮
187	第十三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
188	第十四节	后现代主义思潮
190	第十五节	后殖民主义思潮

194	进一步阅读书目
-----	---------

目录

I OF
R COLLEGE ENGLISH